

城破了，家亡了，國滅了！  
來年春草再綠時，已不見滿地枯骨……  
大廈將傾，孰能爲獨支之本？

高寶書版

# 傾城傾國

凌力——著

茅盾文學獎、姚雪垠小說獎得主

上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# 領城侯國

流芳



城破了，家亡了，國滅了！  
來年春草再綠時，不見滿地黃……  
大廈將傾，孰能獨支之木？

高寶書版

# 傾城傾國

凌力——著

茅盾文學獎、姚雪垠小說獎得主

戲非戲 DN098

## 傾城傾國（上）

---

作者：凌力

編輯：李國祥

校對：卓淑萍

出版者：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 
Global Group Holdings, Ltd.

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

網址：gobooks.com.tw

電話：(02) 27992788

E-mail：readers@gobooks.com.tw（讀者服務部）  
pr@gobooks.com.tw（公關諮詢部）

電傳：出版部(02) 27990909 行銷部(02) 27993088

郵政劃撥：19394552

戶名：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
發行：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/Printed in Taiwan

初版日期：2010年02月

◎凡本著作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如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傾城傾國(上)/凌力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  
高寶國際出版：希代多媒體發行，2010.02  
面；公分.--（戲非戲；DN098）

ISBN 978-986-185-417-5（上冊：平裝）

857.7

99000951

## 第一章

—

落日之前，煙塵滾滾，大金國八旗騎兵如同一股股奔騰的洪流，從四面八方洶湧而來，把坐落在重巒疊嶂之中的永平府城團團圍住，數萬女真鐵騎在同聲怒吼：

「速促那！哇——」

「速促那！哇——」

「速促那！哇——」

這怒吼好似平空爆發的駭人悶雷，天宇震撼，大地顫抖。三聲吶喊方停，餘音還在原野上迴盪，卻聽角聲四起，八旗軍環城立營。

旗幟如林，十彩輝耀，鼓蕩著北風，獵獵作響。

陣陣馬嘶，此起彼伏，在長空迴盪。

粗獷的笑語，野蠻的叱罵，被呼嘯的北風送出很遠。

1 速促那：女真語，衝；哇：女真語，殺。

# 傾城傾國

上

# 傾城傾國

上

重圍之中的永平城，四門緊閉，城牆上闐無一人，千門萬戶無聲無息，彷彿雞犬盡都死絕。

城外東北一隅，山坡上營帳重重，熊腰虎背的小校們正把串燈吊上高高的燈桿。燈下一人，貂帽戎裝，撫髯遠望。他腰懸寶劍，跨騎戰馬，夕陽照著他魁碩的身體，北風掀動他寬大的褐色披風。此刻他眉宇間流溢著的憂鬱和柔情，與他威風凜凜的外貌、與周圍瀾漫著的騰騰殺氣極不相稱。

他凝望著，慨嘆著，竟吟哦出聲：

「……四面邊聲連角起。千嶂裡，長煙落日孤城閉……」

「范章京，又發雅興了？」背後突然有人這麼問，洪亮、爽朗，笑聲隨之滾了過來。范文程不用回頭便知是誰，連忙翻身下馬，單腿跪倒：

「給汗請安。」

「起，起。」金國大汗皇太極下了馬，三十多名侍衛在他身後八字排開，靜靜地站得筆直。他滿臉笑容，細長的眼睛裡有掩飾不住的好奇：「你在獨個兒念什麼？可是南朝的詩詞？講給朕聽聽。」

范文程笑道：「好教大汗知道，這是我家祖上范文正公<sup>2</sup>的名篇哩！」他把這首流傳千古、膾炙人口的《漁家傲》細細講了一遍。皇太極靜靜聽著，目光投向積雪的遠山。侍從們早爲主人布好坐墩，兩人卻都沒有坐的意思。

「好一個龍圖老子！」皇太極聽罷，大聲讚嘆，「不過，『將軍白髮征夫淚』，不免頹喪了些。上午，朕道經碣石山，不由想起先生你講的曹操征烏桓和他的《觀滄海》：『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漢燦爛，若出其裡』……這才是雄才大略呢！」

「所以，」范文程沉靜地笑笑，「先祖志在做一代良臣，曹公卻具帝王之量呀！」是說古還是比今？這一語雙關，引得皇太極哈哈大笑。范文程的機敏使他非常滿意。

「范章京，」皇太極在黃龍繡墩上一盤腿坐定，「你又爲大金立了一大功！反間計已經奏效，南朝小皇帝果然把袁崇煥下了了獄。除掉他，咱們可就沒對手啦！哈哈哈哈哈！」

范文程聳聳眉頭，驚訝道：

「真不料這般容易！……崇禎多疑，自壞長城，足見明朝氣數已盡了。」

「正是哩。朕想乘此良機，取永平爲家，攻破周圍城池，連成一大片，也好打開關內關外通道。」

范文程沉吟片刻，說：「只怕他各路勤王兵馬齊聚京畿，我們還是難於撐持的……」

皇太極大手一揮：「那有什麼，敵不住便回關外，下次再來，我們又不失什麼。若能立住腳，豈不是好？」

范文程正視皇太極，面色嚴肅了：「大汗，若想立足，則嚴明軍紀，禁止濫殺無辜，就不能不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先生放心就是。」皇太極笑著搶過話頭。

親隨侍衛庫爾纏來報：諸貝勒已齊集帳下候駕。

皇太極站起身：「這永平城已勸諭再三，不肯歸降，理當今夜攻破！城破之時，可就難說什麼不濫殺了，規矩如此……走吧，去尋一個攻城口。」上馬之後，他勒住躁動不安的青驄：「范章京，今晚你往遵化守城去吧。遵化城得來不易，旁人去朕還不放心哩！」

一聽說要攻破永平，貝勒們興高采烈，頓時精神百倍。只有這種拒降的地方，他們才能放手屠戮掠獲，各顯英雄。這回出征伐明因是大汗親率，規矩比老汗王還大，拘得人怪難受，有了這麼個任情舒放的機會，誰不快活！所以繞城跑馬選攻擊點很是快當，眾人幾乎沒有異議，全都贊同大汗指定的西北、東南兩角，一正一佯。

如果不是一樁意外，那麼，明天拂曉，這個死寂的永平城就要熱鬧了！多少財富、人口、美女等著他們去取，三天之後大汗才會下封刀令，能整整殺它三天，夠痛快！

這當兒，兩名侍衛押來一人跪在大汗馬前，說是前哨所擒，不敢自專，特地獻上。

眾人都有些納罕，紛紛圍上前來。

貝勒濟爾哈朗心疑，催馬近前看了一眼，暗暗吸了口涼氣，說：「大汗，是劉愛塔的侍從！」

御用青驄猛地昂頭一跳，皇太極勃然變色，用可怕的聲音吼了一句：「劉愛塔！……」  
濟爾哈朗轉向俘虜：「說！劉愛塔在哪裡？」

3 貝勒：滿語，原為滿族貴族稱號，清崇德元年定封爵，位於親王、郡王下。崇德以前的貝勒，即後來的親王。



# 傾城傾國

上

俘虜必是橫了心，回答很平靜：「劉興祚將軍奉命率兵馳援沙河，聞說金國大兵已到永平，故直奔太平寨。遇見北兵押了掠獲的南朝人在途中吃飯，劉興祚將軍襲斬五十級，令我等攜首級往官廳請賞。」

「劉興祚是誰？我在問你劉愛塔！」濟爾哈朗倒不發火，皺著眉頭追問。

「劉興祚便是劉愛塔。他歸降南朝，閣部大人特地爲他改了名字，是興隆明祚的意思……」

俘虜話未說完，刀光一閃，頭顱忽然飛去，一腔血立時噴濺好高，無頭的軀體隨之倒地。這種場面眾人司空見慣，並不在意。但看到動刀的是皇太極本人，無不驚異，大金國汗親手殺這麼個無名小卒，未免有失身分。

這一刀卻使皇太極的憤怒得以發洩，漲紅的臉和凸出的眼睛漸漸復原，氣息也漸次平靜，他板著臉對貝勒們說：

「朕的意思，擒獲劉愛塔，勝得永平城！……他忘朕恩養，竟敢詐逃！今日送來手頭，真乃天意！」

他眼睛陰沉，聲音沙啞，每逢到這種時候，誰都不敢抬頭看他。

「阿巴泰！濟爾哈朗！你兩個各率三百騎兵追殺劉愛塔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。處置了劉愛塔再破永平！」

阿巴泰瞥了瞥濟爾哈朗，眼裡透露出不滿：一個人竟勝似一座城池？濟爾哈朗連忙眨眼示意接旨，二人領命去了。諸貝勒也各歸營帳。范文程留在最後，遲疑片刻，走近皇太極低聲說：

「大汗，劉愛塔有罪，但……」

「范章京，大兵伐明，降者不擾拒者戮，朕已明諭天下，何況背恩叛主，死有餘辜！劉愛塔不殺，何以警來者？」皇太極臉色已平靜，眼中卻還透著執拗。

「劉愛塔畢竟不同……」范文程還想說什麼，皇太極臉上突然湧來一片紅潮，一揮手，背轉了身：

「范章京，遵化守城，請多費心……」

范文程心事重重的背影消失在暮靄中。皇太極心煩意亂地踱來踱去，抬眼望了望西天最後一抹晚霞，一顆星在雲絲邊閃爍。他站住不動了。

「大汗，奴才請隨阿巴泰貝勒擒拿劉愛塔！」有人跪在腳邊低聲請求。

「你？……」皇太極聽聲音知道是親隨侍衛庫爾纏，靜默片刻，終於嘆了口氣，說，「去吧！……」

## 二

灤河的這一段，寬不過十丈，卻水深流急，最冷的時候也不封凍，何況已是「七九河開」的季節。

右岸伸展出一片平灘，明軍大隊人馬在這裡歇腳：有的河邊飲馬，拾柴生火炊飯；有的背靠背坐著打盹，或者乾脆頭枕鵝卵石橫躺著呼呼大睡。他們穿著各色各樣破舊不堪的絆襖、罩甲、戰裙、遮臂；戴著生鏽的鐵帽、頭盔、紅笠帽、五色紮巾，跟手中的斧鉞刀槍一樣，多是百年前

祖爺爺輩留下的古物。五六千人鋪滿河灘，像是蓋了一張破爛齷齪的地毯。

雜沓的馬蹄聲由遠而近，藍色旌旗如同一團藍色的雲飄來對岸，數百名金國騎兵不緊不慢地沿河行進，鮮明的甲冑在陽光下閃亮。

自從去年十月金兵南侵、圍攻京師以來，從山海關到北京，整個灤河流域都成了明、金交鋒的戰場，犬牙交錯，你來我往，兩軍猝然相遇的事很平常。有時會成爲一場遭遇戰，有時也可能各有各的使命，互不相擾擦肩而過。今天的形勢，本應是後者。但是，藍旗騎兵過於整齊強壯，他們的馬過於矯捷神駿，他們的神氣過於洋洋得意，使右岸河灘上幾乎不能稱之爲軍隊的明軍兵勇們火冒三丈、氣沖牛斗，仗著人多勢眾，也許還仗著河水阻隔，竟忍不住地大聲叫罵：

「臭韃子！去奔喪啊？」

「騷胡狗，挨千刀！」

一呼百應，河灘上空罵聲喧囂。藍旗騎兵們不知出了什麼事，住馬停下，向河灘張望。明兵越罵越上勁，搬出了祖傳的看家本領：

「我禽你奶奶！我禽你姥姥！」

「禽你媽！禽你祖宗！」

「我禽你老婆！我禽你姑娘丫頭！」

……

大金國那些不上陣、未謀面的女人全都遭了殃，無一倖免。藍旗兵們驚愕地聽著，想必有通事把這陣臭罵的意思講明了，岸上猛烈爆發了大笑，鬧哄哄的如在擂鼓。亂了片刻之後，竟由隊

伍中驅趕出四五十名婦女，或老或少，或醜或俊，有的身著綾羅，有的布衫襤褸，但短襖長裙，都是明朝婦人裝束，一個個掩面搗嘴低頭哭泣，踉踉蹌蹌跪倒在河邊。只見一名戎服金將用流利的遼東味漢話隔河大喊：

「看見了嗎？這都是你們的婦人！你們的奶奶姥姥，你們的老婆、女兒、娘！盡都被爺們禽夠啦！你們反想禽人？有臉嗎？哈哈哈哈哈！……」

「轟！」河岸上又騰起大笑。河灘下一片寂靜。

「嘩啦」一聲響，藍旗下的領隊拔出長劍在頭頂一揮，大吼：「哇！速促那——」

「哇！速促那——」狂野的吼叫轟然如雷，幾十名騎兵激箭般飛出隊列，衝向河邊，揮刀砍倒了臨河而跪的十數名婦女後，連人帶馬躍入水中，似要浮渡過河。

河灘上悚然失色，呆若木雞的明兵中，不知誰慘叫一聲：「天啊！逃命哇！」數千明軍頓時大亂，掉頭狂奔，如失魂魄，丟盔棄甲，互相推擠。不到一頓飯工夫，六千大明官軍逃得無影無蹤，只留下數十具死於擠撞踐踏的屍體。

浮渡的金騎兵只前進了十數步，便勒馬停住，望著逃竄的對手，和大隊一起鼓掌大笑。

阿巴泰沒有笑，他一直冷眼靜觀。此時厭惡地罵一聲：「熊包軟蛋……濟爾哈朗，我們不在這兒耽擱了！」跟這樣的對手打交道，真是乏味！他的臉拉得更長了。

「是。」濟爾哈朗是阿巴泰的堂弟，語氣帶著恭敬。他看看河邊，還活著的女人們互相摟抱著哀哀哭泣，道：「把那些累贅……都殺了吧。」

他倆昨晚奉命後立即出發，午夜時分，以拒降為名攻屠了一個村莊，便在那裡宿營。天亮前

探哨來報：劉愛塔率軍二百人由太平寨去山海關，他們決定在途中攔截。集隊出發不久，就遇上剛才河邊那一幕。沒料到各佐領不少弟兄戰馬上都綁了一個掠來的女人。殺掉當然乾脆，總是一份資財玩意兒，就沒有更好的法子？阿巴泰想了想，說：

「差十名甲兵押回大營收管，各人做好記號，回去後再領。」

少了女人的拖累，行軍加快了，不久就接上了前哨。哨官請兩位貝勒爺登上小山，眼見那隊打著「劉」字旗號的人馬正遠遠走來。阿巴泰和濟爾哈朗一齊盯住旗下棕紅白蹄馬背上的騎者，半晌，不約而同地自語道：「是他！……」

阿巴泰表情活躍多了，興奮地掃了堂弟一眼，說：「劉愛塔可不像剛才那群熊包蛋。你我要小心對付！」

被這許多人眷注的劉愛塔——劉興祚，正在他的「劉」字大旗下緩轡而行。三十二三歲年紀，身材挺拔，動作灑脫，一看而知馬上功夫到家。面白微鬚，修眉俊目，可以想見十多年前是個漂亮人物。他率領的這隊人馬和一般雜牌明軍一樣，鑼齊鼓不齊，衣裝已破舊，軍械不成樣子，但他從不回顧，只管領頭前進，彷彿那是一隊精兵，彷彿他是凱旋的將軍。

他身後隨行的侍從親兵可不像他們的主將那樣沉默寡言，正小聲議論著眼前那件震動朝野的大事：兵部尚書兼薊遼叅萊總督、天下無人不知的抗金名將袁崇煥，在金兵大舉南下圍攻京師的危急關頭，竟被發現是通敵賣國的內奸，一夜之間淪為階下囚！

「娘的！他袁崇煥也有今天！真是報應！」毛承祿滿臉大鬍子，眼睛瞪得賽銅鈴。他原本姓

王，投奔皮島毛文龍<sup>4</sup>，後被認義子，改姓毛。

「誰知道哩。興許是咱大帥討命追魂也說不定！」高大魁梧的孔有德，是典型的遼東大漢，長相憨厚，甚至有些呆氣，說完就傻呵呵地笑了。

同是遼東人，耿仲明卻靈巧俊俏，靈活的眼睛飛快地朝眾人一掃，壓低聲音：「論起來，上天有眼，也算冤冤相報，可要說袁督師是內奸，我還真有點難信呢！……」

一時，眾人都沒做聲了。

他們這些人，心頭的天平和京師內地人不一樣。滿洲人占遼東，殺得他們家破人亡，只得逃出故土投奔毛文龍以圖復仇。袁崇煥在大明軍屢戰屢敗屢退、喪失大片國土之際，砥柱中流，寧遠大捷打敗了努爾哈赤，寧錦大捷打敗了皇太極，爲他們出了一口惡氣，曾是他們最崇敬的英雄。英雄竟然殺掉了在危困中收留並重用提拔他們的恩人毛大將軍，這筆帳又該怎麼算？

「哎，你在看啥？」孔有德捅捅劉興賢，因爲他一直呆呆望著遠方，「咋不說話？」

劉興賢愁眉苦臉地瞥了孔有德一眼。他是劉興祚的弟弟，身形相貌都小了一號，卻顯得猥瑣、怯懦。他小心翼翼地四下瞅瞅，策馬貼近孔有德，探過上身耳語道：「孔哥，只求你盡心盡力保住我二哥，我們劉家就指望著他啦！」

孔有德聳聳濃眉：「這是咋的啦！」

4 毛文龍，浙江人，以都司援朝鮮，逗留遼東。遼東失於金後，率部自海島遁回，乘虛襲殺金鎮江（今丹東北）守將，得授總兵，累加至左都督，掛將軍印，佩尚方劍，率軍鎮皮島（今朝鮮椴島），牽制金後方。崇禎二年五月，被袁崇煥以跋扈等十二項大罪斬殺。

「唉！要是還在皮島，也就罷了。如今天天跟金韃兵照面，一旦知道二哥的行蹤，他們必定要來擒拿；一旦被他們拿去，怕要碎屍萬段了……」

「咋會呢！」

「你不知道，」劉興賢聲音更低、眉頭蹙得更緊，「如今這位大汗，早先最喜歡二哥。在那邊二哥叫劉愛塔，便是大汗起的名，依著遼東話『愛他』的音……哎呀，來啦！」他神色突變，尖叫出聲。

前面山路轉彎處，忽然漫出一片塵土，如同黃色的霧，霧中殺聲震天，一團藍旗騎兵裹著風沙從黃霧中湧出來，直奔「劉」字大旗。

劉興祚臉上出奇地鎮靜，只對後隊做了個手勢，兵勇立刻散開，排出迎戰隊形；他伸向後隊的手又向下一壓，騎兵們立刻翻身下鞍，拉著戰馬一起臥倒。這真及時！隨著一聲響箭的尖嘯，強勁的羽箭如密密飛蝗掠著他們頭頂飛過，奔湧而來的人馬已看得清面目，聽得清吼叫聲了：

「殺劉愛塔呀！——」

「殺劉愛塔！——」

劉愛塔卻不臥倒，只用長刀和弓左右揮動，撥開射來的箭。他確實靈活敏捷，箭雨過去，只左胸甲和右臂甲上各著了一箭。

阿巴泰已經逼近，滿臉亢奮，狂野的光芒在黑眼睛裡躍動，大吼著：「劉——愛——塔！——」劉愛塔揮長刀「噹」的一聲架住阿巴泰砍來的寬背金環大刀，左手扔了弓，迅速拔掉身上那兩支箭。兩人對視的一剎那，阿巴泰滿眼鄙視和仇恨，但又極度興奮，鼻孔張大，額頭青筋暴

起；劉興祚冷漠的眸子裡閃過一絲悲哀，嘴角微微一動，竟牽出一個苦笑。

阿巴泰一愣，隨即大喝一聲：「殺！」雙方抽回刀，便你來我往，你進我退地鬥成一團。三百正藍旗騎兵把不足二百人的明軍團團圍住，刀槍相擊，人喊馬嘶，不斷有人慘叫落馬，落馬後又被馬蹄踏死……

寡不敵眾，疲兵勝不了精兵，明軍剩餘的人越來越少，廝殺也就越加酷烈了。

孔有德催動著胯下黑馬，揮動著七十二斤大鐵棍，左右開弓，掄出去力大無窮。藍旗騎兵被他殺傷十數人後都不敢近身了，他便如舞飛輪，把鐵棍用得溜圓，衝出重圍。耿仲明緊隨其後也殺了出來。孔有德回頭一望：

「劉爺殺出來沒有？」

耿仲明在馬鞍上踮腳遠望：「沒有，還在裡頭！」

孔有德一勒韁繩，驅馬轉身重新殺回，直撞到劉興祚面前，大叫：「劉爺，快跟咱老孔殺出去！」他掄著鐵棍殺出一條血路，領頭衝出包圍。回頭一看，劉興祚並沒有跟他出來。他急得拉了耿仲明棄馬步戰，再次殺進，就是拖也得把劉興祚拖出來！

劉興祚與阿巴泰廝殺許久，已呈敗相，只能招架了。阿巴泰看準時機，大刀往下一掃，劉興祚的棕紅馬突然驚跳，竟把主人攆下地！阿巴泰舉刀就砍。偏偏孔有德趕到，一棍架住、推開，背起劉興祚，還空出右手舞棍，在耿仲明的護衛下，第三次潰圍而出。

劉興祚剛剛喘過一口氣，便推開孔有德，奪過耿仲明的長槍灰馬，躍上馬鞍又要殺回去。孔有德一把拽住馬勒口，大叫：「劉爺，你瘋啦？送死嗎？」他膂力千斤，身長腰粗，一使勁，就



把劉興祚從馬鞍上舉起，小心地放在地上。

劉興祚倔強地挺著脖子，伸手又去揪韁繩。突然，孔有德怒吼一聲，胸前中箭：可怕的箭雨尖嘯著飛來，又是一團藍色！數不清的鑲邊藍旗騎兵包抄圍攔，殺出重圍的數十明軍再度陷入包圍。孔有德感到鑽心的疼痛，他拚命睜大眼睛，看到了耿仲明中箭倒下，看到了劉興祚前身像刺蝟似的直插了十多支箭，仍然站著不動……

在孔有德喪失意識之前的最後一刻，他聽到了劉興祚的一句低語，安詳而欣慰：

「總算死在該死的地方了！……」

兩隊金兵會合了。明軍已沒有一個活的。那直挺挺站立不倒的劉興祚就格外顯眼。金兵漸漸在他面前圍成個半圓，氣氛很古怪，誰也不知道該說什麼，該怎麼辦。

二位貝勒過來了。他們打了勝仗，生擒了劉興賢作證，殺盡了明兵。濟爾哈朗興沖沖地面帶笑容，阿巴泰的臉又沉下來。騎兵們連忙給王爺讓路，他倆就站在了劉興祚的面前。

阿巴泰突然發作，跳起來照劉興祚臉上狠狠一拳。他心裡有一個狂暴的聲音在怒吼：「你不肯拿出本事跟我比試！你瞧不起我！到死也瞧不起！混蛋透頂！……」

已經死去的劉興祚經不住這一拳，「撲通」倒地。濟爾哈朗眼裡泛上一片惡意，喝道：「扔掉！喂狼！」

兵士們一擁而上，他們早看中了劉興祚護身的上等甲冑絲質衣袍。片刻爭搶，剝光了他身外的一切，他便如初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時候一樣，赤裸裸地躺在寒冷的大地，斑斑血跡，像是幾朵絢麗的紅花覆著白皙的身軀。